

影视文学

大地赤子

刘庆国 温振东 著

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大地赤子

刘庆国 著
温振东

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大地赤子

刘庆国 温振东 著

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制作

(九龙黄大仙凤德道47号金利大厦三楼L座)

香港银河出版社发行

(香港北角和富道嘉洋大厦11楼C座)

787×1092 32开 5.8印张 15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国际书号: ISBN—962—440—470—4

定价: 港币5.00元

目 录

- 第一集 童年血恨……………(1)
- 第二集 洋场孤儿……………(41)
- 第三集 异国情思……………(75)
- 第四集 大地之恋…………… (107)
- 第五集 赤子忠魂…………… (149)

第一集 童年血恨

31

4

5

1
2
3

4
5
6

剧中人物

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秋收起义前敌总书记，三十多岁。

杨开慧 毛泽东之妻，长沙东乡地下党组织者，二十九岁。

毛岸英 毛泽东长子，八岁。

毛岸青 毛泽东次子，七岁。

毛岸龙 毛泽东三子，四岁。

杨母 杨开慧之母，50多岁

陈玉英 杨宅保姆，人称孙嫂，三十多岁。

缪佩秋 板仓农民赤卫队队长，三十多岁。

缪三嫂 缪佩秋之姐，进步群众，三十多岁。

杨乐初 杨家下屋农民，六十来岁。

乡民若干

何健 伪湖南省省长兼清乡司令，五

十来岁。

范剑溪 长沙县东乡伪清乡队区中队长，三十多岁。

陈跛子 伪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密探，五十来岁。

记者 伪省报记者，三十来岁。

伪执法处长、法官、乡宦代表、清乡队员、士兵若干人。

秋风。落叶。乌云翻卷。

十万工农武装进攻湖南省会长沙。两军激战，枪炮轰鸣，杀声震耳，硝烟弥漫。

话外音，推出字幕：“一九三〇年秋，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红军撤围后，国民党政府对湖南农村实行了‘清乡剿共’，大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被血腥屠杀。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同志的夫人杨开慧依然带领三个儿子隐居板仓乡下，坚持领导长沙东乡一带的革命斗争。其长子毛岸英，也同母亲一起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从而引出了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长沙

“又一村”督军署。

大门外一块“湖南省清乡司令部”的牌子，十分醒目。

门内外，岗哨林立，气象森严。

大厅上，湖南省省长兼清乡司令何健，圆头肥脑，满面怒容端坐在桌后。

身后，侍卫端立；案前，官员环绕。人人脸上诚惶诚恐。

一位副官谨慎趋前，递上一张纸呈，恭敬地：“这是长沙东乡清乡队捉到的共产党要犯名单，请省长大人过目！”

何健没好气地“冬”地一擂桌子，把副官吓得一哆嗦，手中纸呈差点掉在地上。

何健气急败坏地嚎叫：“我不要什么名单！……我要你们抓住毛泽东的堂客杨开慧！抓住杨开慧！！！”

众官员齐声应和：“是！一定抓住杨开慧！”

何健又一拍桌子：“是个屁！我命令下了一个月，可杨

开慧的人在哪里？！”

副官壮着胆子解释：“回省长，前几天东乡清乡队报告，确实抓住了一个杨开慧，等砍了头才知道是假的……是有人冒名顶替！”

何健瞪大血红的眼珠，指点着众人训斥：“统统都是笨蛋！毛泽东带兵来打长沙，你们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现在红军撤退了，我让你们去捉杨开慧，你们一个个又躲在城里不敢出去……似这样贪生怕死，该当何罪？”

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

何健环顾众人，眼睛盯住一个五十来岁，特务装束的瘦高个子：“陈跛子，你们侦缉队贻误军机，要负最大责任！”

侦缉队队长陈跛子一跛一颠趋前：“回省长，我的部下都派出去了……他们正在四处打探。”

何健霍然起身，厉声命令：“我要你亲自出城，把杨开慧抓来，重重有赏……如果抓不住杨开慧，军法从事！”

陈跛子点头哈腰：“是，是……”

板仓杨宅

中午时分，屋顶上炊烟袅袅。

厨房中，保姆陈玉英正在添柴续火，灶上已冒出腾腾热气。

天井内，八岁的毛岸英正与七岁的弟弟毛岸青一起玩耍。二人两手互拍，口中念着儿歌：

“小鸡嘎嘎，

要吃黄瓜，

黄瓜有刺儿，
要吃豆粒儿，
豆粉糊嘴儿，
要吃牛犊儿，
牛犊告状，
要吃和尚，
和尚砸蒜，
要吃米饭，
米饭拌糖，
越吃越香……”

二人吐字清楚，音调和谐，脸色充满了孩童的稚气，并不时发出天真的爽笑。

杨宅后门

杨母向振熙坐在紫竹凳上，怀中搂着四岁的 外甥 毛岸龙。她不时掠掠花白的鬓发，手搭凉棚，朝后山的竹林山径眺望，似焦急的期待着什么。

毛岸龙忽闪着大眼睛：“外婆，我要妈妈。”

杨母手抚岸龙：“乖伢子，你妈一会儿就回来。”

毛岸龙撒娇地爬上膝头：“不嘛，我现在就要妈妈。”

杨母含笑哄劝：“伢子听话。不然，妈妈回来就不理你了。”继而灵机一动：“来，外婆考考你，好吗？”

毛岸龙：“不怕。外婆说的，我都记在肚里了。”

杨母：“好，那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姓毛，叫毛润之。”

“你的妈妈？”

“叫杨开慧”

“你的哥哥？”

“大哥叫岸英，二哥叫岸青，我叫岸龙。”

杨母开导地：“这是真名字。要是出门该叫什么？”

毛岸龙：“大哥叫杨永福，二哥叫杨永寿，我叫杨永康。”

杨母高兴地：“乖伢子，你真聪明。”

毛岸龙：“为啥出门不能叫真名字？”

杨母左右张顾，压低声音：“这呀，是防备坏蛋。”

毛岸龙：“外婆，什么是坏蛋？”

杨母：“这坏蛋哪……就是专门欺负好人的人。”

毛岸龙：“我晓得了。昨天牛伢子的爸爸，打牛伢子的妈妈，牛伢子的爸爸就是坏蛋。”

杨母一笑：“不对。这坏蛋，不是指一家子的人。”

保姆陈玉英手捧一个烧熟的热红薯，出门接语：“龙伢子，又在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他蹲下身子，“肚子饿了吧，来，先吃红薯。”

毛岸龙摇头：“不嘛。孙姨，我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坏蛋？”

陈玉英：“这坏蛋……就是不是好人。”

杨母：“就是专门做坏事的人。”

陈玉英笑责：“你这个四岁伢子，把大人家问得都说不清了。”

三人同笑，一块红薯堵住了毛岸龙的嘴巴。

天王寺山上

长沙东乡清乡队区中队驻地。

大殿门墙高阔，飞檐高耸，四周戒备森严，气象恐怖。

大门外，一面“铲共义勇队”的狼牙大旗，迎风高悬。旗下几名荷枪实弹的岗哨在持枪游弋。

高大的寺墙内，一声声行刑拷打的声音，间或夹杂着讯问的吼叫，声声入耳。

大殿上群匪环立

“铲共义勇队”队长范剑溪满脸横肉坐在案后，正指挥匪兵严刑拷打三名赤卫队员。

三名赤卫队员被剥光上身，反绑在殿柱上，皮鞭挥舞，三人皮开肉绽。

范剑溪把手枪拍在案上，气咻咻大吼：“说，你们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头头都藏到哪里去了？”

三名赤卫队员咬紧牙关，死不开口。

范剑溪正欲发作，忽有一名匪兵连跑带喘的进来报告：“报……报告队长，长……长沙司令部来人求见！”

范剑溪“唔”了一声，转脸向行刑的匪兵一挥手，怪嚎：“拉出去枪毙！”

殿门外

侦缉队队长陈跛子正抬腿登上大殿石阶，猛听到“拉出去枪毙”的怪嚎，身子冷丁一哆嗦。继而见从殿内拖出三名赤卫队员，虚惊的面容才恢复正常，重新浮出奸滑的微笑，继续前行。

殿内

范剑溪正把一个蓝皮证件递还陈跛子，拱手而笑：“原来是陈队长……在下久仰，失敬！失敬！”

范剑溪说着一挥手，匪兵立即搬上一只椅子。

陈跛子与范剑溪隔案而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份通缉布告，摊在桌上。

布告上“活捉杨开慧，赏大洋五万元”的大字，十分醒目。

望着布告，范剑溪脸上露出贪婪、凶残的笑，“杨开慧，我一定想法捉住她，押送司令部！”

陈跛子奸诈一笑：“范队长，我倒有一个主意。”

范剑溪感兴趣地：“陈队长请说。”同时把大脑袋凑了上来。

陈跛子附耳低言。

范剑溪高声而赞：“陈队长好主意！好主意呀！……

二人四目相视，同时发出阴险的狞笑。

杨宅内儿歌声未息

忽然，同时传出岸英、岸青二人的喊声：“外婆，孙姨，米饭烧糊罗……”

陈玉英一惊，返身奔内。

杨母拉着毛岸龙起身欲返。

毛岸英、毛岸青先后从门内跑出，嘻笑着跑上通往后山的山路。

杨母在身后喊：“伢子，回来呷饭罗！”

岸英、岸青驻足回身。

毛岸英：“外婆，我俩去接妈妈。”

毛岸青：“等妈妈回来，一起呷饭。”

杨母：“肚子饿不饿啊？”

二人边跑边回身晃动手中的热红薯：“有红薯了！”

一对小身影向山上跑去。

杨家下屋后山

山上松竹交映，芳草凄凄。

一对小身影一前一后跑上坡顶。

毛岸英先到，气喘吁吁一屁股蹲在草地上。

毛岸青追上，大口喘气：“哥哥坏，你不等我。”说着扑到毛岸英身上。

二人笑着，抱着，在草地上翻了两滚，又各自四脚朝天，望着白云蓝天大口喘气。

突然，身后的草丛中惊起了一只幼小的野兔，在笨拙地踟蹰。

“野兔！”

二人惊喜前扑，毛岸英首先抓在怀里。

毛岸青哀恳：“哥哥，哥哥，把野兔给我。”

“给”毛岸英把小兔塞进弟弟怀里。

毛岸青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用小手刮着野兔的鼻尖。
小野兔惊惧躲闪着脑袋。

毛岸英：“小兔害怕了，玩会儿放掉吧！”

毛岸青：“不放嘛！”

毛岸英：“放嘛！”

毛岸青：“不放！”

“砰——砰——”远处山村传来凄厉的枪声。

毛岸青吓的双手一哆嗦，怀中的野兔滑落地上，一蹦一跳地钻进了草丛。

毛岸青：“该死，把兔子吓跑了！”

毛岸英：“莫吵。”手拉岸青躲在大石后面张望。

影珠山方向的一处村落，传来鸡鸣，狗叫，人嚷的声音。一队荷枪实弹的人，正在追逐一个飞奔的身影。

人影由近而远，枪声渐渐稀落……

毛岸青惊惧地：“哥哥，清乡队又在抓人吧？”

毛岸英惧恨地点点头。

毛岸青沉默，又担惊地：“你说，他们也会抓妈妈吗？”

毛岸英点头：“他们要抓爸爸，抓妈妈，还有秋一叔，廖三婶……”

毛岸青狠狠地：“这帮坏蛋！我不让他们抓妈妈……噫，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二人担忧地向后山眺望。

近处，村庄错落；远处，山影缥缈；天空，一只孤鹰在慢慢盘旋……

良久

毛岸英发话：“弟弟，你害怕吗？”

毛岸青余悸未消：“不怕。”

毛岸英：“咱们唱支歌好不好？”

毛岸青：“唱啥子？”

毛岸英：“妈妈教的，‘金风籽，开红花’……”

岸青颌首。歌声起。虽有些跑腔走调，但吐词清楚。

“金风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象话……”

这时，一个公鸭嗓子打断了二人的歌声：“唱的好，唱的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随着声音，换了一身百姓服装的陈跛子从山后翻了上来。他肩挑罗筐，筐里盛着瓦盆瓦罐，凑了上来：“伢子，声音唱得极好。刚才是什么歌，再唱一个好不好？”

毛岸英警惕地：“你是做什么的？”

毛岸青怀疑地：“我们不认识你。”

陈跛子歇下担子，解下腰巾拭汗，脸上露出奸笑：“我呵？是卖盆的，卖罐的，走南走北混饭的。”

“你叫啥名字？”

“我姓陈，是贩盆的……你们可以管我叫陈盆贩，也可以叫我陈贩盆。”

岸英、岸青同时一乐。毛岸青顽皮地拍手叫道：“我叫你‘盛饭盆’‘盛盆饭’，盛一盆饭呷一呷！”

陈贩子尴尬的一笑：“伢子真是个鬼灵精！”继而又陪笑：“好啦！我向小弟弟打问个路。你晓得哪个村子是杨家下屋呵？”

毛岸英疑心又起：“你打问杨家下屋？”

毛岸青：“我晓得。”

毛岸英抢答：“我俩都晓得。”他用手向相反方向的陈家下屋一指，“就在那个地方。”

“谢谢，谢谢了！”陈贩子挑起罗筐，顺着陈家下屋方向走去。